

语言学名家译丛

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

诺姆·乔姆斯基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名家译丛

# 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

诺姆·乔姆斯基 著

丛书主编 姚小平

译注 宁春岩等

Selective Reading in Chomskyan Linguistics

本书获海德基金会部分启动资助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 / (美) 诺姆·乔姆斯基著; 宁春岩译注.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语言学名家译丛)

I. 乔... II. ①乔... ②宁...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637 号

语言学名家译丛

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

诺姆·乔姆斯基 著

责任编辑: 黄斌 王剑波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i.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i.com](mailto:postmaster@hnepi.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19.125 字数: 478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55-4486-X/G·4481

定价: 29.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20世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8、19世纪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认识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可骄的成绩，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人阿尔诺和朗斯洛合撰的《普遍唯理语法》，19世纪末叶德国人保罗的《语言史原理》，20世纪丹麦人叶斯柏森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美国人沃尔夫的文集《论语言、思维与现实》等等，都是当译而未译之作。即如洪堡特，如萨丕尔，如布龙菲尔德，虽都已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各时期的重要论文也还需要译解。

本《译丛》系为填补西方语言学名家作品汉译的空白而设。选录宗旨大抵有四：

以文集为主，兼纳单本著作；

以尚无汉译的作品为主，兼顾名家的重新阐释；

以已有定论的经典著作为主，兼采当代有影响的





作品；

以体现人文哲理为主，兼容分析技艺。

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行将到来。而新时代的认识和创为，将取决于对旧时代遗产的继承和扬弃。愿有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项清理西方语言文化遗产的工作。

姚小平

1999年岁末于北外

## 译者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1928—)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语言学和哲学系,是该校为数不多的学院教授之一。他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乔姆斯基以其诸多论著而成为当代语言学、政治、认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中的核心人物。根据《艺术和人文科学引用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的统计资料,他的著作在1980至1992年间被引用达4000次之多;在所开列的倍受引用者的名单中,他于马克思、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圣经、柏拉图、弗洛伊德之后而名列第8位,他之后的第9和第10名分别是黑格尔和西塞罗。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前10名中,乔姆斯基是唯一一位当今仍然健在并写作的著作家。不仅如此,乔姆斯基在科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统计,乔姆斯基文献在1974至1992年间,被科学界引用达1619次。到目前为止,乔姆斯基出版专著近80部;发表演讲稿、信件、访谈和辩论录数以千计。其论著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自少儿时代起,乔姆斯基就对改造世界的政治理论和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他深为钦佩的伯特兰·罗素一样,乔姆斯基似乎赞同马克思的主张,认为改造世界才是



“真正的任务”。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涉及政治的有 50 多部。半个多世纪来为了争取人类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平和发展，乔姆斯基针对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拉丁美洲、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东帝汶、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对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和事务方面所表现出的强权政治、蛮横无理、自私虚伪、霸权主义等行为进行了不屈不挠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笞；同时对美国国内的舆论欺骗、政治迫害、社会不公正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指责。他的政治性著作涉及包括国家权利、民主、意识形态、冷战、经济秩序、全球化、战争、教育、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殖民主义、恐怖主义文化等等。他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主要来自其关于改造世界的论著。在努力改造世界的同时，乔姆斯基从未间断和放弃他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学术研究，这主要体现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乔姆斯基所开创的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索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论著的核心，其主要论题涉及语言、心智和大脑及其关系问题。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心智主义和内在论。在他关于语言学研究的 20 余部专著中，大部分是有关语言哲学的论述，即使是在为数不多的那几本重点论述生成语法的专业性著作中，首要篇幅也讨论用于作为语法研究基础的语言哲学。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当代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哲学思考和追求是推动生成语法研究发展的动力。

本文集选择翻译的著作包括：1968 年初版、1972 年修订扩展的专题著作《语言和心智》；1975 年出版的《关于语言的思考》一书的第 2 部分即第 4 章《人类语言研究中的难题和奥秘》；1979 年出版的访谈对话体著作《语言与责任》中的第 2 章《语言学与人类科学》，第 3 章《一种语言哲学？》，第 4 章《经验性





主义和理性主义》；1980年出版的《规则与表达》一书的第1章《心智和躯体》和第2章《语言和潜意识的知识》；1986年出版的《语言知识：其本质、来源和使用》一书的第1章《作为研究重点的语言知识》和第2章《关于语言的概念》；1988年出版的演讲集《语言和知识问题》中的第5章《超越性观点：心智研究的前景》；1993年出版的演讲讨论体著作《语言与思维》中，以其为书名的乔姆斯基的演讲；于20世纪90年代演讲并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后来收集在2000年出版的《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一书中的论文《语言研究的新视野》、《解释语言的使用》、《语言和解释：哲学思考和经验研究》、《语言和心智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二元论》、《语言和自然》和《内在主义探索》；出版的论文《语言学与大脑科学》；发表于1997年的论文《语言和心智：古典问题的当今思考》。这些论著全面阐述了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本质和内容。希望这本选集有助于增进学界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进一步了解，并为一般读者深入阅读乔姆斯基的作品提供方便。

译者

2000年9月18日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语言哲学 ..... 97  
第三章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 113  
第四章 语言与思维 ..... 129  
第五章 语言 and 心智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二元论 ..... 160  
第六章 语言与自然 ..... 198  
第七章 语言与心智 ..... 269  
第八章 语言学和哲学 ..... 311  
第九章 心智研究的前景 ..... 345  
第十章 心智与躯体 ..... 372  
第十一章 语言与潜意识知识 ..... 412  
第十二章 语言与解释：哲学思考及经验探索 ..... 443  
第十三章 内在主义解释 ..... 480  
第十四章 语言学与大脑科学 ..... 521

# 目 录

译者说明 .....	( I )
1. 人类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和奥秘 .....	( 1 )
2. 语言学与人文科学 .....	( 80 )
3. 语言哲学 .....	( 97 )
4.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	( 113 )
5. 语言与思维 .....	( 129 )
6. 语言和心智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二元论 .....	( 160 )
7. 语言与自然 .....	( 198 )
8. 语言与心智 .....	( 269 )
9. 语言学和哲学 .....	( 311 )
10. 心智研究的前景 .....	( 345 )
11. 心智与躯体 .....	( 372 )
12. 语言与潜意识知识 .....	( 412 )
13. 语言与解释：哲学思考及经验探索 .....	( 443 )
14. 内在主义解释 .....	( 480 )
15. 语言学与大脑科学 .....	( 521 )



---

16. 解释语言使用.....	(539)
17. 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573)
术语索引.....	(590)
人名索引.....	(596)





## 1

## 人类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和奥秘\*

我想对语言和认知研究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问题作一粗略的区分。一种是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而人对其中所涉及的概念又有相当的了解，对这种问题我将称作“问题”(problem)。另外是一些至今还像当初提出时那样含混不清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我将其称作是“奥秘”(mysteries)。这种区分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可依靠已有思想已经获得的或可能获得的认识的主观性评价。有些在我看来相当清楚和明确的问题，别人却觉得是奥秘；而在别人看来是相当清楚和明确的问题，我却觉得是奥秘。

在所谓的问题中有：人在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认知结构，尤其是语言获得中的认知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认知结构发育成熟的基础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发育成熟起来的？不管实际考察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说人天生就有一个可称之为“人脑心智”“初始态”(initial state)的智能系统。人脑心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经历一系列有认知结构表达的状态而发育成熟。说到语言，很明显它在生命的早期就发生了许多变化，

\* 本文译自 Chomsky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中的第四章。



而且很快，直至进入“恒定态”（steady state），尔后所发生的仅是些微小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个恒定态抽象地描写为人脑心智的“最终态”（final state），语言知识在这个“最终态”得到某种表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初始态和最终态提出科学假说，然后用我们熟悉的方法去验证或推翻或修改所提出的假说。从原则上讲，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初始态和最终态的物理实现以及人脑状态变化的过程。

由于人们对这些方面所知甚少，所以许多东西仍旧是奥秘。但是，我们毕竟对其中的问题部分有所了解，因此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法取得研究的进展。这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知道自己在探求什么。

从另一方面讲，我觉得在行为主义的因果关系老路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好像仍旧停留在过去不知如何进展的黑暗之中，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深刻见地。

粗略地讲，当我们所要探索的认知结构不论是处于知识和信念的成熟状态，还是处在初始状态，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奥秘而是问题。如果问，人类如何使用这些认知结构？为什么在人们的行为中作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对此，我们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局限于人的直觉和悟性；而作为科学家，我们所能回答的却更少。至于说到我在别处曾提出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问题，在笛卡儿（Descartes）讨论“其他心智”（other minds）时是个奥秘，现在依然如此。可能有人不同意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水平的评价。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说，只想讨论一下在我看来是研究中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

假设有一个科学家，他叫 S，能自如地运用作为我们智力一部分的“思想意识智囊”，现在要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有机体加以研究。让我们想象一下他可能经历的研究过程，勾勒出他可能在探索过程中得出的结论，然后就研究方法和许多讨论过语言学本质及研究对象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原理向他发问。





S可能会首先观察到人好像会围绕着周围事物有系统地行事，并按一定的章法进行语言表达，对语言表达作出反映。因此，他便 would 得出结论说，他们出生不久就好像在这些方面已经发育进入了恒定态，这种恒定态之后所经历的无非是一些细节上的调整，是人的后来行为反应的基础。虽然研究这些问题需要理想化条件和抽象，但是S不会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理性研究常规面前嘎然而止，他会继续对这些恒定态进行勾画描写，把它们归结到这个有机体的两个认知结构上：(i) 对于自然界物体行为的信念和期待系统；(ii) 语言系统。假如，S把第一个系统称作“常识”，第二个系统称作“语法”，那么他就会接着对人的所作所为进行解释，很可能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在这两个假设的结构和关于信息加工能力的假想基础上进行。

比如说，S可能会研究他的受试者识别复杂物体的能力，并对他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行为加以预测。他还可能发现他们在识别人的面孔和其他复杂物体上存在着质的差别。这种观察会迫使S把这些归结到受试者的常识、一个关于可能面孔的抽象理论和一个映射系统上。这个映射系统（略去记忆等限制）使受试能够对人的面孔在一定经验性条件下和给定的几个可能的表现中作出预测。S还可能发现他的受试会对以下各句有不同的反应：

- (1) John's friends appeared to their wives to hate one another.
- (2) John's friends appeared to Mary to hate one another.
- (3) John's friends appealed to their wives to hate one another.
- (4) John's friends appealed to Mary to hate one another.

当问受试(1)和(2)是否可以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句(1)里的 *wives* 和句(2)中的 *Mary* 是不是以为每一个朋友都恨其他的朋友。当问受试(3)是否可以说的的时候，他们会追问在 *wife* 的朋友之间是不是你恨我、我恨你。但是问到句





(4) 的时候,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觉得看不懂这句话, 如果逼迫他们说出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可能得出“在 Mary 看来, 每个朋友都恨其他的朋友”。(1) (2) (3) 这三句话, 不用逼迫他们说出句子的意思, 他们就会说出来。这样, S 可能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来进一步确认这个结果。如果实验做得好, 他可能得出一个可信的理论, 即在受试已获得的作为最终态的一部分的语法中含有一个规则系统, 这个规则系统会认为 (1) 到 (3) 这三句话是合格的, (4) 是不合格的, 并且会认为在 (1) 和 (2) 中 friends 是 hate 的主语, 而在 (3) 中 their wives 是 hate 的主语, 其中 John's friends 和 the wives 之间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S 可以设计一套包括“合格”、“主语”等术语在内的理论性语言来表达这些结论, 当然也应该构建出一些理想化条件来。他可能发现当语言表达方式变得十分复杂的时候 [比如说, 很可能遇到“内嵌套的很深”(self-embedding) 的结构], 受试的反映可能超出了语法自身的预测能力。虽然在控制的实验条件下, 给定足够的时间和思考计算空间, 受试的反应和语法所能预测的内容相符。基于这些发现, S 可能把语法和并非专门用于语言的信息加工系统区分开来, 并从语法和信息加工系统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受试的表现给予解释。

同样, S 可能会发现在解释句子意义时, 语法也同其他知识和信念系统相互作用。这样, S 得出的结论是, 在 (3) 中 John's friends 和 the wives 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部分由语法所致, 部分由实际知识所致。如果用 their children 替代 (3) 中 the wives, 可能得到的语义理解就会成倍地增加: 一种理解是 John 的每个朋友都恨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恨其他朋友的孩子。在 John 的朋友和孩子集合中的某一个集合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在朋友和孩子的交集之间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朋友和妻子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部分缘于一夫一妻制的事实, 而这





也排除了当用 *their children* 取代 *their wives* 时有 *one another* 这种解释的可能（我个人觉得确实如此）。

按照这个方法，S 可能提出一个其中语法为一特殊组成部分的认知系统理论。虽然 S 对这些结论持有小心翼翼的态度，但是他不会因其复杂性和抽象性而摒弃它们。

S 从 (1) — (4) 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用“类推”和“概括”这类概念来认识人的认知系统不会走多远，至少在语言领域中是这样。因此，虽然 (1) 和 (3) 之间的差别不大，只是一个音系特征上的差别，操英语者即使明显地使用了类推，但在这两句话的理解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同样，对于 (4) 的理解也可以按照 (1) (2) 或 (3) 进行类推，如果一定要受试给出 (4) 的语义解释，他们可能会给出类似的解释。然而，(4) 的情况和 (1) (2) 或 (3) 完全不同，受试在把 (4) 放入语法系统时没有使用明显的概括方式。这些典型的例子会迫使 S 放弃那种使用类推和概括之类传统概念来解释语言的方法。当 S 在轻而易举就得到的反证<sup>①</sup>面前进一步注意到有人坚持相反的信念时，他会设法去发现那些使受试者拒绝好像多少有成功希望的理论在思想意识上的因素和社会性因素，而坚持那些不符合最基本的观察的信念。

当忽略这些社会学的考察时，S 会继续检验关于受试者的最终态会使用一套同其他认知结构相互作用的生成性语法的假说。他也可能把这部语法看成表达式的无限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被

---

<sup>①</sup> 准确地说，这些观念在推崇者提出时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所以会出现反证，而在 (1) — (4) 这些例子面前，他们只是重复他们的充分理论能够按照他们推崇的方法得到发展。这样的“假说”更像是“祷告”，而不是真正的假说，因此不应同 S 为解释某些事实可能提出来的解释性假说混淆起来。注意：对难以处理的证据迟疑而不作判断，这在理性探索上是合理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在它变得非理性时，特别是，有其他更充分的理论之前。我认为，这个时刻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



赋予具有普遍语法特征的语义、语音和句法表达式的规则和原则系统。当然，S还会考虑其他可能的假说，就是说他也可以从事经验性的科学研究。如果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满足不止一种要求，并且会出现许多关于规则和表达式的本质的问题。这些都是S在发挥和改进他的最终态理论时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S可以在两个抽象的层次上进行分析。他可以关注特定刺激和特定知觉之间的关系，比如(1)和可作为S自己对他的受试进行解释基础的抽象描写之间的关系。S还可能进一步在更高更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就是说他可能思考出决定这些具体关系的规则系统(语法)。这个语法是一种解释性理论，高于现有的证据，并且在新的发现面前可加以证伪。S还可能得出结论说，受试把自己的语言知识归结到他们同胞的身上，而他自己却把这些受试者的语言知识归结到受试身上，作为最终态部分的语法。

经过对受试者的认知结构进一步勾画的努力，S可能得出结论说，每个受试者都有一种无意识的理论，根据这个无意识的理论， he可以从自己的语言知识推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语言知识。S还可能继续探讨语法的物理表征问题、关于人的理论问题、常识问题、信息加工系统问题、实际知识和信念问题以及已进入恒定态的其他认知结构问题等。这样，他可能建立起一个关于人的认知结构的科学理论，也许还有关于这些结构的物理基础科学理论。他还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曲折和不可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将遇到什么无法解释的奥秘。

假如S所考察的受试中有的是物理学家，通过对这些物理学家在预测、探讨问题和阐发理论等行为的观察，S可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另外一种可称之为“物理学知识”的认知结构。这样，S便至少会认为在人脑里有语法、常识和物理知识这三种认知结构，而每个结构以某种方式在大脑里得到表达。他可能还会







注意到，在这三个认知结构之间存在着差别：物理知识是有意识的，物理学家可以发挥它，可以向别人表述和传达。相比之下，其他两种知识则基本上是无意识的，超出了人们可以内省表述的范围。另外，从知识的获得和发展方面来看，这两种知识和物理知识也有质的差别。语法知识和常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而且获得的速度很快，无须多少努力，并且获得的方式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只需要生活在有最少量的人际交互与关爱及语言接触环境中就可以，不需要明明白白的讲授和训练，即使在有刻意的讲授和训练发生的时候，对最终态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作为理论上的第一次逼近，可以说个人之间在获得语法和常识能力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有生理异常和缺陷者除外）。在一个给定的社团内，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个足够丰富和完整的认知结构，并和其他人所获得的没有差别。而物理知识的获得则是有选择性的，经常是要付出代价的，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精心实验，依靠专门人才，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才能获得。物理这类知识的恒定态的出现速度不是很快，方式也因人而异，知识的传播和改进要在有控制的探索和可为进一步建树提供依据的基础上、按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当有了这些发现后，S 应该认识到，人就像特定进化适应会走路而不会飞翔一样获得了语法和常识。再更高程度地进一步抽象，S 应该对这种特定进化适应加以描写。联系到前面假设出来的关于面孔辨认的理论，S 可能会想到这种对可能面孔作了刻画的带有一个影射系统的理论是如何在有机体身上产生的问题。尤其在关于相当复杂物体的常识理论情况下，究竟为什么产生的问题。怎样用关于有机体的初始态和生物属性规定的成熟过程的假想解释在经验给定的时间内，依据经验提供的感知素材构建这方面的常识？对这种问题的考察可能使 S 得出面孔识别理论的基本要素在初始态中表现为生物规定的先天属性。在对生物进化有一定的了解之后，S 便会觉得这种先天属性的结论并不意

